

拍电视剧并不丢人

□ 撰稿 | 牧 群

申奥是去年电影票房榜新科探花，执导的电影作品《孤注一掷》狂揽 38.48 亿元，位列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 11 位。不过他并没有像贾玲那样急于在电影市场乘胜追击，而是将战略重心转向了网剧《新生》——首次触网不仅收获国内口碑，还杀进了国际市场 Netflix。这也是该平台继 2017 年首次买下《白夜追凶》后，再次向中国制造悬疑网剧敞开怀抱。

对内而言，我们功成名就的电影人对电视剧不说嗤之以鼻，至少也是退避三舍。章子怡 1999 年凭借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一炮而红后，听从张艺谋导演“别为了挣钱去拍电视剧”的规劝，拒绝一切电视剧的邀约。然而近年这一风向骤变，不仅章子怡 2017 年首次主演电视剧《上阳赋》，连 73 岁的张艺谋去年也公告了《英雄联盟》的网剧计划。

而换到国际视野，这一“骤变”并不存在。以好莱坞墨西哥三杰之一的吉尔莫·德尔·托罗为例，拍完《地狱男爵》《潘神的迷宫》和《环太平洋》等片，上位一线导演后，不紧不慢拍了《血族》系列和《巨怪猎人》第一季等剧集，哪怕是凭借《水形物语》修成戛纳和奥斯卡双重正果，也抵挡不住他继续拍《巨怪猎人》第三季、《男巫》以及《吉尔莫·德尔·托罗的奇思妙想》等剧的热情。

拍电视剧并不丢人，这点我们半年内已有三部作品验证——先是王家卫执导的《繁花》，用电影美学刷新我们的眼界，然后便是近期霸屏的《我的阿勒泰》和《新生》。《繁花》有金宇澄茅盾文学奖作品打底，《我的阿勒泰》也以鲁迅文学奖得主李娟的著作作为底色，两部剧作对原著的改编可谓大刀阔斧，且均以迷人电影质感直击电视剧创作壁垒。



《新生》与我们熟悉的巴金同名小说并无瓜葛，它的改编基石，不过是珞珈创作的悬疑小说《费可的晚宴》。故事讲述一个神秘的晚宴，将六位素不相识的客人齐聚于一湖边别墅，主人迟迟不现身，引发客人一系列罗生门式的回忆，拼凑出主人令人嗟叹唏嘘的形象。故事游走在现实与回忆之间，是个关于欲望与诱惑，善念与阴暗，爱与背叛，罪与罚的故事。

改编后的《新生》，晚宴邀约改成追悼邀请，湖边别墅平移台风中的孤岛。故事以别墅地下室和游艇两个简单主场景作为叙事原点。故事一面通过时空碎片营造悬疑和反转，一面又通过这些碎片解构犯罪背后的社会、家庭、心理动因。

《新生》的毛病不少，但剧作的内核还是扎实的。剧本对人性善恶的刮骨祛毒入情入理，导演对人情世故的经络粘连均拿捏到位，悬疑铺排和节奏掌握亦丝丝入扣。人物拼图和心理变奏有如密室逃脱，并最终在人性的迷宫里找到和谐的出口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与《新生》都是电影圈初露锋芒的新锐导演作品，相比动辄大几十集的大剧风气，8集的《我的阿勒泰》和10集的《新生》均节制而不贪杯，反倒让人余音绕梁意犹未尽。略微可惜的是《新生》档期硬刚《我的阿勒泰》，在这场既生瑜何生亮的较量中，话题性延展性屈居下风。

好的创作不分大银幕与小荧屏，尤其在犯罪悬疑网剧领域。从 2014 年的《暗黑者》到 2017 年的《白夜追凶》，从 2020 年的《隐秘的角落》到去年的《漫长的季节》，网剧的创作力和制作品质一直水涨船高。拍剧并不丢人，丢人的是固步自封或画地为牢的自以为是。[E]

